

中国通俗小说名著分类文库

醒世姻缘传

[明] 西周生 著

童万周 校注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中国通俗小说名著分类文库

I242.4-51/2-3

醒世姻缘传

[明] 西周生 著

童万周 校注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中国通俗小说名著分类文库·世情类

醒世姻缘传

[明]西周生 辑著

童万周 校注

责任编辑 张弦生 曹铁圈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32.875 印张 1011 千字

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8200 册

ISBN7-5348-1456-1/I·626 定价:33.00 元

序 言

范 宁

有个诗人徐志摩说：“《醒世姻缘传》是我们五名以内的一部大小说。”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中著名的总共有十来部，把《醒世姻缘传》归入五名以内，评价是很高的。自然，能否够得上，那是各人的看法。不过毫无疑问，这部作品却与其它著名小说一样，有它本身的特色。

这部近百万字的小说，有人简单地归结为作者写的是怕老婆的故事，这不太确切。其实，作品中广泛描写了我国封建社会里的小市镇、小县城以及大都市的世情风俗，并尽情地刻画了地主官僚阶级的官场和家庭生活。如果有人不了解封建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，那就请看看《醒世姻缘传》吧。在这里，满篇都是尔虞我诈，放刁撒泼，营私舞弊，荒淫无耻，杀人不偿命，万事向钱看。封建官僚和地主，口里讲的是道德和名教，而所作所为全是男盗女娼。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的污秽、罪恶暴露无遗。

《醒世姻缘传》实际上是两世姻缘。小说中的晁源，由于射杀仙狐，宠幸爱妾，逼死妻子计氏，死后托生为狄希陈。按照作者的安排，“大怨大仇，势不能报，今世皆配为夫妻。”于是让死狐托生为素姐，计氏托生为童寄姐，成为狄希陈的妻妾。狄希陈的前身晁源，作恶多端，害死仙狐和计氏。现在让薛素姐、童寄姐肆情凌虐狄希陈，报冤雪恨。通过因果报应的形式，抒写了地主阶级生活中的阴暗。

但狄希陈决不单是一个怕老婆的人，“一个男子汉的脸弹(蛋)做了她(老婆)掴巴掌的架子。”他和多数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一样，宿娼纳妾，勒索敲榨，做起坏事来，还是一个能手。这个人小时候，“读过的书，一句也背不出；读过的字，一画也写不出来。”换了几个老师，读来读去，勉强认识几个字。在考场中，先由别人代笔，靠舞弊取了童生，后侥幸猜中题目，把老师写好的文章，“一字不改誊在卷上”，又轻而易举地捞了一个秀才。由

于举人考选作弊困难，只好用银子捐了一个廪生。靠打通关节走后门，做了武英殿中书舍人，又改官成都府经历。这就是狄希陈的一生。这个人的所作所为，够得上封建官吏的一个标本。无才无学无德，只靠了广有钱财、地产，就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。在成都经历任上，他虽然“一点事儿都铺排不开”，而捞取钱财却甚内行。有一个监生，逼死了“结发正妻”，成了杀人凶犯，却“自恃自己有钱”，找个“久惯与官府打关节的，与狄希陈讲价。狄希陈起先不肯，推说犯罪重大，情节可恨，务要问他霸占良家妇女，并吞产业，殴死嫡妻之罪。监生着忙，许送狄希陈五百两银，讲来讲去，讲过暗送二千，明罚三百。”把个官场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交易所，狄希陈这样白白地得了“一股大大的财帛”。我们看狄希陈初到成都时的情景：

这成都是四川省会之地，财赋富足之乡，虽是个首领衙门，却有几分齐整。来了十二名皂隶，四个书办，四个门子，八名轿夫，一付执事，一顶明轿，齐齐的接到江边。望见狄希陈座船将到，各衙役一字排开，跪在岸上，递了手本。船上家人张朴茂吩咐起去，岸上人役齐声答应。狄希陈在船上甚是得意。

一副十分神气的脸色，八面威风的场面，把官府当作专做肮脏买卖的场所，这就是中国官僚的历史传统。这个传统源远流长。

《醒世姻缘传》描写封建官吏活动的地方很多，狄希陈不过是其中之一。晁源的父亲晁思孝原是一个名士，做了知州，也是一个贪财好货的赃官。他们父子二人恨不得把泰山变成银的，搬到自己家里去，捞了很多不义之财。

中国封建社会里以血缘为纽带而结成的家族，在维护封建制度上起了积极作用。但在家族成员之间也常常发生利害冲突，人与人的关系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。我们说过晁思孝父子因作官贪赃而大发其财，而这笔财产在晁源被人杀死后，就成了晁氏家族争夺的对象。请看：

那些老婆们，拿了褥套的，脱下布衫来的，扎住了袖口当袋的，开了路围在那里抢麦。又有将晁源供养的香炉烛台踹扁了，填在裤裆里的，也有将孝帐扯下几幅，藏在身边的。乡约地方亲见了这个光景，喊说：“清平世界，白昼劫财伤人！”要围了庄擒捉。

不想那日，一个钦差官过，徐大尹送到城外回来，恰好在门前经

过,听得里面如千军万马的喧嚷,外面又拥集了几万的人,把轿都行动不得。徐大尹倒也吃了一惊。左右禀说:“是晁乡宦的族人,因晁源被人杀了,打抢家财的。”……徐大尹叫赶开众人。

这是多么热闹的场面,抢东西的抢东西,看热闹的看热闹,偶尔有人出来干涉,晁家的族长晁思才“理直气壮”地说:“俺们本家为分家财,与你众人何干?”在分财时,族长还有特权。晁思才说:“房屋东西任我们两个为头的凡百拣剩了,方搭配开来许你们分去!”有人也许以为这是一种怪现象,然而这种怪现象却是真实的。作家敢于把这种怪现象写出来,的确要有一点勇气,要敢于正视现实生活。

晁思才这次分财活动,在父母官徐大尹的镇压下失败了,但他总是念念不忘。当晁思孝的遗腹子晁梁进了学,他还想从晁梁身上得到一些好处。晁无晏也不死心,诬说晁梁是“抱的人家孩子养活”,想要分家财的一半,果然有个魏三出来说晁梁是他的儿子,闹了一场没趣。后来晁思才自己死了,家族人“恨他在世的时节专要绝人的嗣,分人的房产”,都说:“我们今日也到他家分分绝产。”大家男男女女都蜂拥一般赶去,将他家中的衣裳器皿分抢一空,只剩了停他(尸)的一叶门板,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婆。”这个老太婆带回家要供给衣食,谁也不要,大家说,让他去嫁人。这就是摆在面前冰冷的封建社会亲族关系。作者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成员间的关系,写得多么生动,多么深刻,一个个纠缠如怨鬼,一家饱暖千家怨,封建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如此。

作为真正怨鬼来写的,在《醒世姻缘传》中是薛素姐。薛素姐和狄希陈是前生有仇,今生报冤。她本是一个性情温柔,心地善良的姑娘。由于结婚前夕在梦中被凶神把她的好心肠换成一副恶心肠,以致变得凶悍泼辣,有时显得愚昧无知。她对待狄希陈百般凌辱,十分残忍,但对待其他人并非如此。她自己也感觉到,不知为什么见到狄希陈就有气,她对狄希陈有一种虐待狂。她虐待狄希陈是“神差鬼使”,由不得她自己。但虐待是一回事,她在人们心目中并不是一个阴险奸诈的人。她虐待狄希陈,而她本人也受到别人虐待。她挨过狄婆的皮鞭,相大妗子的棒槌和童寄姐的毒打。她受到狄希陈的欺骗,而她从未欺骗过狄希陈。她希望从宗教中得到拯救,但宗教并没有拯救她,她只是被骗去了大量银钱。从社会身分来说,她是一位秀才娘子、官太太,然而她从来也未露出过矜持,而表现

4 序 言

出来的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爽直而粗野的女性。作者极力要把她写成一个悍妇,不仅一举一动凶悍,连一言一语也显得泼辣爽利。当她发现丈夫狄希陈和别的女人有私情时,火冒三丈,“望着狄希陈审问一回,使针扎刺一会,叫他招认。”狄希陈的母亲目睹此情景,出来把儿子拉走了,素姐骂道:

儿干的这歪营生,都揽在身上;到明日,闺女屋里拿出孤老来,待不也说是自家哩?“槽头买马看母子”,这们娘母子也生得出好东西来哩?

你夺了他去呀怎么?日子树叶儿似的多哩,只别撞在我手里!我可不还零碎使针踉他哩,我可一下子是一下子的;我没见天下饿杀了多少寡妇老婆,我还不守他娘那戾寡哩!

这骂声和举动,活现出素姐的悍泼爽利、野性逼人的性格。素姐心中蕴藏着的东西,其实就是那个男性主宰一切,女性受欺骗后所产生的一腔复仇的火焰,被人称之为妒。不过她的妒不发泄在和她同样受凌辱的女性身上,而发泄在男人身上,这就使她从妒妇变成了悍妇。而这个悍妇的所作所为,的确维护了女性的尊严,不过有些过火,所以这个人物叫人除了感到可恨外,还觉得可怜而复可爱。她任意践踏夫权,说“破着一身剐,皇帝也对打。”又使人觉得是中国文学作品中被精心塑造出来的一个可敬的形象。

毛泽东主席说:“政权、族权、神权、夫权,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,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。”《醒世姻缘传》中除夫权外,对其余三权都作了淋漓尽致描绘和充分的揭露。操纵在封建官僚手中的政权,除对钱财的贪求外,还另有威风。武城县尹的一段对话,有趣地证实了这一点。请看:

县尹道:“那高氏你要实说!若还偏向,我这拶子是不容情的!”

高氏说:“这个老爹可是没要紧,俺是根基人家的婆娘,你凭什么拶我?”大尹道:“一个官要拶就拶,管你什么根基不根基!”

“要拶就拶”,权力多大!一条绳可以随意向人民身上套,这就是封建地主官僚欺压人民的拿手好戏,无法无天就是封建官吏的办事准则。

官府的勒索,僧尼的诈骗,宗族的强凌弱,丈夫的怕老婆,在中国封建社会里,特别是在中下阶层,这种事情十分平常,到处皆有,人们已经司空

见惯，不注意了。《醒世姻缘传》的作者独能注意到人们不重视的事情，而且观察得那样细微。他把地主阶级各色人物生活的腐朽，灵魂的肮脏，道德的败坏，精神的空虚，维妙维肖地如实地刻画出来。象汪为露、晁源、晁思才等这些社会渣滓，一经作者描绘，就成了丑态百出，既可憎而又可笑的人物。虽然对汪为露的描写象是有些过分的地方，但也都是地主阶级能干得出来的。《醒世姻缘传》集中表现了封建宗法社会中各色人物，由于作者参透人情世故，熟悉各种人的生活，写来性格各具特点，面目彼此不同。有时于轻描淡写之中，显得十分冷隽而幽默。有一个觅汉叫常功，诈骗得到一件皮袄，穿在身上，大小很不合身，到主人狄家，与狄员外、狄希陈拜年。作者这样写道：

狄员外出来见了，正在诧异，问道：“你那里这们件衣裳？古怪的紧。”谁知这穿了道袍的人，他便不肯照平时一样行礼，一连两三拱，拱到客位里边，将狄员外拉到左手站住，说道：“讨个毡来，这新节必须要拜一拜才是。”狄员外忍不住大笑，说道：“你是醉了？”叫狄周好生打发他吃饭。狄员外抽身走进家去，常功拣了头一把交椅朝南坐下，只见众人都齐齐的看了笑话。他自己也觉得没兴头，说道：“人说只敬衣衫不敬人。偏我的衣衫也没人敬了。”

作者多么冷静，多么客观，挥洒着一枝彩笔，描绘着人情世态。“偏我的衣衫也没人敬了。”是讽刺，是控诉，还是真的失望？原来人们尊敬衣衫，不是衣衫本身，而是藏在衣衫后面的金钱和权势。《醒世姻缘传》提供了在其他小说里，在历史书中都见不到的可贵的生活记录。

《醒世姻缘传》的作者署名西周生，有人说即《聊斋志异》的作者蒲松龄，虽然举了些证据，但仍待进一步研究证实。书中多山东方言土语，所写大半是山东淄川一带风俗习惯，大概作者是这一带的人，至少长期在这一带住过。写作年代大致在明末清初，第二十六回《作孽众生填恶贯，轻狂物类凿良心》中说道：

再是那些觅汉雇与人家做活，把那饭食嫌生道冷，千方百计的作梗。该与他的工粮，定住了要那麦子绿豆，其次才是谷黍，再其次冤冤屈屈的要石把黄豆；若要搭些蜀秫黑豆在内，他说：“这些喂畜生的东西，怎么把与人吃？”不是故意打死你的牛，就是使坏你的骡马，损伤你的农器，还要纠合了佃户，合你着己的家人，几石家抵盗你的粮

6 序 言

食！又说那些替人做短工的人，若说这数伏天气，赤日当空的时候，那有钱的富家，便多与他个把钱也不为过；只是可恨他齐了行，千方百计的勒掇：到了地里，锄不成锄，割不成割。送饭来的迟些，大家便歇了手坐在地上。饶你不做活也罢了，还要言三语四的声赖。

从这里可以看到劳动者用破坏生产工具来对抗地主，并互相联合串通，弄得地主的日子不好过。作者触及到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，表明这是一个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时代。

全书笼罩着浓厚的宿命论的色彩，大讲因果报应。这种明显的缺点，读者是不难看出，并会批判地对待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至于偶有不堪入目的笔墨，自应略去。

1981年2月于北京

凡 例

(一)本传晁源、狄宗羽、童姬、薛媪，皆非本姓，不欲以其实迹暴于人也。

(一)本传凡懿行淑举皆用本名；至于荡检败德之夫，名姓皆从捏造；昭戒而隐恶，存事而晦人。

(一)本传凡有懿微扬阐，不敢稍遗；惟有劣迹描绘，多为挂漏；以为赏重而罚轻。

(一)本传凡语涉闺门，事关床第，略为点缀而止。不以淫哇嫖语，博人传笑，揭他人帷薄之惭。

(一)本传其事有据，其人可徵，惟欲针线相联，天衣无缝，不能尽芟傅会。然与凿空硬入者不无径庭。

(一)本传间有事不同时，人相异地，第欲与于揄扬，不必病其牵合。

(一)本传敲律填词，意专肤浅，不欲使田夫闺媛懵矣面墙，读者无争笑其打油之语。

(一)本传造句涉俚，用字多鄙，惟用东方土音从事。但亟明其句读，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

大凡稗官野史之书，有裨风化者，方可刊播将来，以昭鉴戒。此书传自武林，取正白下，多善善恶恶之谈。乍视之似有支离烦杂之病，细观之前后钩锁，彼此照应，无非劝人为善，禁人为恶，闲言冗语，都是筋脉，所云天衣无缝，诚无忝焉。或云：“闲者节之，冗者汰之，可以通俗。”余笑曰：“嘻！画虎不成，画蛇添足，皆非恰当。无多言！无多言！”原书本名《恶姻缘》，盖谓人前世既已造业，后世必有果报，既生恶心，便成恶境，生生世世，业报相因，无非从一念中流出；若无解释，将何底止，其实可悲可悯。能于一念之恶禁之于其初，便是圣贤作用，英雄手段，此正要人豁然醒悟。若以此供笑谈，资狂僻，罪过愈深，其恶直至于披毛戴角，不醒故也。余愿世人从此开悟，遂使恶念不生，众善奉行，此之为书，有裨风化，将何穷乎？因书《凡例》之后，劝将来君子开卷便醒，乃名之曰《醒世姻缘传》。其中有评数则，系葛受之笔，极得此书肯綮，然不知葛君何人也。恐没其姓名，并识之。

东岭学道人题。

弁 语

五伦有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，而夫妇处其中，俱应合重。但从古至今，能得几个忠臣，能得几个孝子，又能得几个相敬相爱的兄弟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？倒只恩恩爱爱的夫妻比比皆是。约那不做忠臣，不做孝子，成不得好兄弟，做不来好朋友，都为溺在夫妇一伦去了！夫人之精神从无两用，夫妇情深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的身上自然义短。把这几伦的全副精神都移在闺房之内，夫妇之私，从那娘子们手中博换得还些恩爱，下些温存，放些体贴，如此折了刚肠，成了绕指，这也是不枉了受他的享用，也不枉丧了自己的人品。可怪有一等人，趑了四处的全力，尽数倾在生菩萨的身中，你和颜悦色的妆那羊声，他擦掌摩拳的作那狮吼；你做那先意承志的孝子，他做那蛆心搅肚的晚娘；你做那勤勤恳恳的逢、干，他做那暴虐狠愎的桀、纣；你做那顺条顺络的良民，他做那至贪至酷的歪吏；舍了人品，换不出他的恩情；折了家私，买不转他的意向。虽天下也不尽然，举世间到处都有。吾尝终日不食、终夜不寝以思，不得其故。读西周生《姻缘奇传》，始憬然悟，豁然解。原来人世间如狼如虎的女娘，谁知都是前世里被人拦腰射杀剥皮剔骨的妖狐；如

韦如脂如涎如涕的男子，尽都是那世里弯弓搭箭擎鹰继狗的猎徒；褰拢一堆，睡成一处；白日折磨，夜间挝打；备极丑形，不减披麻勘狱。原来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世间狄友苏甚多，胡无翳极少；超脱不到万卷《金刚》，枉教费了饶舌；不若精持戒律，严忌了害命杀生，来世里自不撞见的素姐此般令正。是求人不如求己之良也。

环碧主人题。辛丑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。

引 起

《四书》中孟夫子说道：君子有三件至乐的事。即使在那极贫极贱的时候，忽然有人要把一个皇帝禅与他做，这也是从天开地辟以来绝无仅有的奇遇，人生快乐那得还有过于此者？不知君子那三件至乐的事，另有心怡神悦形容不到的田地。那忽然得做皇帝的快乐，不过是势分之荣，倏聚倏散的泡影，不在那君子三乐之中。那君子的三乐，凭你什么大势，劫他不来，凭你什么大钱，买他不得。凭是什么神人、圣人、贤人、哲人，有这三乐固是完全，若不遇这三乐，别的至道盛德，懿行纯修，都可凭得造詣，下得功夫。只有这三乐里边遇不着，便是阙略。所以至圣至神的，莫过于唐尧、虞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至圣先师孔子，都不曾尝着那三乐的至趣。这般难到的遭逢，那王天下岂是这个之内？

你道那三件乐？

第一乐是“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”。试想一个身子蒙父母生将下来，那婴孩就如草木的萌蘖一样，易于摧折，难于培养。那父母时时刻刻，念念心心，只怕那萌芽遇有狂风，遭着骤雨，用尽多少心神，方成保护那不识不知的心性。悲啼疾病，苦父母的忧思；乳哺怀耽，劳父母的鞠育，真是恩同罔极^①。孩提的时候，没有力量，报不得父母深恩；贫贱的时节，财力限住，菽水尚且艰难，又不能报其罔极；及至年纪长成，家富身贵，可以报恩的时势，偏那父母不肯等待。或是先丧父后丧母，或是先丧母后丧父，或是父母双亡。——想到这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光景，你总做到王侯帝主，提起那羽泉之魂^②，这个田地是苦是乐？兄弟本是合爹共娘生的，不过分了个先后，原是一脉同气的。多有为分财不均，争立夺位，以致同气相残，当时势同骑虎，绝义相持，岂无平旦良心？你总做到极品高官，提起那东山之斧^③，这个光景是苦是乐？若能父母寿而且安，双双俱在堂上，兄弟你爱我敬，和和美美，都在父母膝前。处富贵有那处富贵的光显。处贫贱

有那处贫贱的聚顺，这个天伦之乐真是在侧陋^④可以做至尊，在颛蒙^⑤可以做神圣。所以说：“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”，一乐也。

那第二件的乐处是“仰不愧于天，俯不忤于人”。若寻常人看起来，怎比那做皇帝的乐处？然想到皇帝动有风雷之傲，雨暘薄蚀之愆，“顾左右而言他”，“吾甚惭于孟子”。想这个仰愧俯忤的光景，虽有做皇帝至尊无对，这个中心忤怩也觉道难受。怎如匹夫独行顾影，独寝顾衾，不蛆心搅肚，不利己害人，不贪财蔑义，不瞞心昧己，不忤逆不忠，种种公平正直，件件正大光明？真是见青天而不惧，闻雷霆而不惊，任你半夜敲门，正好安眠稳睡。试想汉高后鸩死赵王如意，酷杀戚氏夫人^⑥，忽然见日食也不由的害怕，不觉得自己说道：“此天变盖为我也！”待了不多几月，也就死了。秦桧做到拜相封王，岳武穆万古元功，脱不得死他手内；一见了那疯和尚，也便弥缝遮盖，恨不得有一条地缝钻将进去。较量起来，那“仰不愧于天，俯不忤于人”岂不是第二件的乐处？

那第三件乐说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。这是君子以道统为重，势分为轻。虽然还让那第一第二的乐处，毕竟还在王天下之先。

但是依我议论，还得再添一乐，居于那三乐之前，方可成就那三乐的事。若不添此一乐，总然父母俱存，搅乱得那父母生不如死；总然兄弟目下无故，将来必竟成了仇讎；也做不得那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的品格，也教育不得那天下的英才。

看官听说。你道再添那一件？第一要紧再添一个贤德妻房，才可成就那三件乐事。

父母在堂，那儿子必定多在外，少在里，委曲体贴，全要一个孝顺媳妇支持。赵五娘^⑦说的好，“怕污了他的名儿，左右与他相回护”。岂不是有了贤妻方可父母俱存得住？

兄弟们日久岁长，那得不言差语错？那贤德的妇人在男子枕旁不惟不肯乘机挑激，且能委曲调停。那中人的性格，别人说话不肯依，老婆解劝偏肯信，挑一挑固能起火，按一按亦自冰消。孙融妻说得好：“无事世人亲，有事兄弟急”。岂不是有了贤妻方使兄弟无故得成？

男子人做出那无天灭理的事来，外边瞒得众人，家中瞒不得妻子。即使齐人这等登垄乞墦^⑧，瞒得妻子铁桶相似，毕竟疑他没有富贵人来往，早起跟随，看破了他的行径。若是不贤的妻子，那管他讨饭不讨饭，且只

管他醉饱罢了。他却相泣中庭，激语相讪，齐人也就从此不做了这行生意。

陈仲子^⑨嫌其兄居室饮食大约从不义中得来，避出于於陵，织鞋糊口，以求不愧不作。若是遇着个不贤妻子，嫌贫恶贱，终日闹吵，怕那陈仲子不同食万钟之粟，不同居盖邑之房，怕他不与兄戴同做那愧天作人的事？那知这等异人偏偏撞着个异妇，心意相投，同挨贫苦，夫能织屨，他偏会辟纊。一日，齐王玄纁束帛，驷马高车，来聘陈仲子为相。仲子已是辞却去了。其妻负薪方归，见门前许多车马脚迹，问知所以，恐怕复来聘他，同夫连夜往深山逃避。这岂不是有了贤妻方可做不愧天不作人的事？

遇着个不贤之妇，今日要衣裳，明日要首饰，少柴没米，称酱打油，激聒得你眼花缭乱，意扰心烦。你就像颜回^⑩好学，也不得在书馆中坐得安稳，莫说教不成天下的英才，就是自己的工夫也渐日消月减了！

乐羊子^⑪出外游学，虑恐家中日用无资，回家看望。其妻正在机中织布，见夫弃学回家，将刀把机上的布来割断，说道：“为学不成，即是此机织不就！”乐羊子奋激读书，后成名士。这岂不是有了贤妻方得英才教育？

但从古来贤妻不是容易遭着的，这也即如“王者兴名世出”的道理一般。人只知道夫妻是前生注定，月下老将赤绳把男女的脚暗中牵住，你总然海角天涯，寇仇吴越^⑫，不怕你不凑合拢来。依了这等说起来，人间夫妻都该搭配均匀，情谐意美才是，如何十个人中倒有八九个不甚相宜？或是巧拙不同，或是媿妍不一；或做丈夫的憎嫌妻子，或是妻子凌虐丈夫；或是丈夫弃妻包姦，或是妻子背婿淫人。种种乖离，各难枚举。正是：

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心变翻为异国人。

看官！你试想来，这段因果却是怎地生成？这都尽是前生前世的事，冥冥中暗暗造就，定盘星半点不差。只见某人的妻子善会持家，孝顺翁姑，敬待夫子，和睦妯娌，诸凡处事井井有条。这等夫妻乃是前世中或是同心合意的朋友，或是恩爱相合的知己，或是义侠来报我之恩，或是负逋来偿我之债，或前生原是夫妻，或异世本来兄弟。这等匹偶将来，这叫做好姻缘，自然恩情美满，妻淑夫贤，如鱼得水，似漆投胶。又有那前世中以强欺弱，弱者饮恨吞声，以众暴寡，寡者莫敢谁何；或设计以图财，或使奸而陷命，大怨大仇，势不能报，今世皆配为夫妻。看官！你想如此等冤孽寇仇，反如何配了夫妇？难道夫妇之间没有一些情义报泄得冤仇不成？

不知人世间和好的莫过于夫妇。虽是父母兄弟是天合之亲，其中毕竟有许多行不去说不出的话，不可告父母兄弟，在夫妻间可以曲致。所以人世间和好的莫过于夫妻，又人世仇恨的也莫过于夫妻。

君臣之中，万一有桀、纣的皇帝，我不出去做官，他也难为我不着。万一有瞽瞍^⑩的父母，不过是在日里使我完廩，使我浚井，那夜间也有逃避的时候。所以冤家相聚，亡论稠人中报复得他不畅快，即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际，也还报复得他不大快人。唯有那夫妻之中，就如脖项上癭袋^⑪一样，去了愈要伤命，留着大是苦人；日间无处可逃，夜间更是难受；官府之法莫加，父母之威不济；兄弟不能相帮。乡里徒操月旦；即被他骂死，也无一个来解纷；即便他打死，也无一个劝开；你说要生，他偏要处置你死；你说要死，他偏要叫你生；将一把累世不磨的钝刀在你颈上锯来锯去，教你零敲碎受。这等报复岂不胜如那阎王的刀山、剑树、碓捣、磨挨，十八重阿鼻地狱？

看官！你道为何把这夫妻一事说这许多言语？只因本朝正统年间曾有人家一对夫妻，却是前世伤生害命，结下大仇，那个被杀的托生了女身，杀物的人托生了男子，配为夫妇。那人前世又宠妾凌妻，其妻也转世托生了女人，今世来反与那人做了妻妾。俱善凌虐夫主，败坏体面，做出奇奇怪怪的事来。若不是被一个有道的真僧从空看出，也只道是人间寻常悍妾恶妻，那知道有如此因由果报？这便是恶姻缘。

但要知其中彻底的根源，当细说从先的故事。

妇去夫无家，夫去妇无主；本是赤绳牵，难逃^⑫相守聚。异体合形骸，两心连肺腑；夜则鸳鸯眠，昼效鸾凤舞。有等薄幸夫，情乖连理树；终朝起暴风，逐鸡爱野鹜。妇郁处中闺，生嫌逢彼怒；或作《白头吟》^⑬，或买《长门赋》^⑭。又有不贤妻，单慕陈门柳^⑮；司晨发吼声，行动掣夫肘。恶语侵祖宗，诟谮凌姑舅；去如癭附身，留则言恐丑。名虽伉俪缘，实是冤家到，前生怀宿仇，撮合成显报。同床睡大虫，共枕栖强盗，此皆天使令，顺受两毋躁。拈出通俗言，于以醒世道。

又诗曰：

关关匹鸟不河洲，文后当年应好逑；
岂特母仪能化国，更兼妇德且开周。
情同鱼水谐鸳侣，义切鸾胶叶凤俦；